

一场透雨过后，酉阳的山就醒透了。晨雾还没褪尽，挎着竹篮的阿婆已踩过带露的草尖，往坡上的密林走去。她们要找的不是菌子，也不是山笋，而是藏在灌木丛里的“神仙叶”——双翅六道木的嫩叶，那是盛夏最珍贵的馈赠。

第一次吃神仙豆腐，还是童年时期母亲亲手做的，三十多年后又在表姑家里吃上了童年的野味美食。在表姑家的堂屋里，竹筛里摊着翡翠般的薄片，裹着一层细密的水珠，像刚从山涧里捞出来的绿叶。表姑用铜刀把它划成菱形，浇上酸水，撒把辣椒面，推到我面前时，木桌上的老座钟正敲过晌午。“快吃，过了这阵，再想吃就得等明年了。”

做神仙豆腐是门手艺活。采回来的叶子得先在溪水里淘洗，连叶柄处的绒毛都要捋干净。表姑总说：“叶子要趁嫩采，老了出浆少，还带涩味。”她坐在青石板上，把叶子放进石臼，加入几勺山泉水，用木杵细细碾。绿色的汁液顺着臼壁往下淌，混着草叶的清香，在空气里弥漫。

滤浆最见功夫。纱布得用洗过三次的粗棉布，铺在瓦盆上，把浆汁倒进去时要绕着圈晃，让渣子留在布上，只让纯绿的浆液渗进盆里。这时候，灶台上的草木灰水正晾着，那是用柏树枝和稻草烧成的灰，用开水冲了，沉淀半日才取上层

神仙豆腐

□黄大荣

清液。“这水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发苦，少了凝不住。”表姑握着瓷碗，手腕轻轻一抖，灰水就像银线似地落进浆液里。

接下来便是等待。瓦盆要放在堂屋最阴凉的角落，窗台上的牵牛花垂下来，影子刚好落在盆沿上。表姑会盖上粗瓷碗，说要让山神爷歇口气。约莫一个时辰，揭开碗时，浆液已凝成了整块，用手指一按，颤巍巍的，像婴儿的脸蛋。这时候的神仙豆腐才算成了，能从盆里完整托出来，倒扣在竹筛上，连边角都不带碎的。

村里的老人讲，这手艺是长辈传下来的。早年间没有冰箱，山里人就靠它度夏。双翅六道木的叶子藏在森林里，只有识货的人才找得到。饥荒年月，有人靠它填过肚子。后来日子好过了，反倒成了稀罕物。现在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会做的人越来越少，只有逢年过节回家，才能跟着长辈学两手。

去年夏天再回酉阳，表姑的背更驼了，仍坚持上山采叶。她说：“你表哥在城里开店，总问我要神仙豆腐，说城里客人就稀罕这个。”她把做好的豆腐装进玻

璃罐，垫上芭蕉叶，让我捎给城里的表哥。罐子里的绿色在车窗外掠过的树影里摇晃，像一整个夏天的故事，被小心翼翼地封存着。

经不起美食的诱惑，我打开罐子闻了闻，那股草木香混着记忆里的蝉鸣，突然明白为什么叫神仙豆腐。它哪里是豆腐，分明是山民与自然的约定——春生夏长，秋枯冬藏，一草一木都藏着过日子的智慧。就像表姑说的：“山给啥，咱就吃啥，别辜负了就行。”如今在城里超市，偶尔能见到包装好的神仙豆腐，标签上写着“绿色健康食品”。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或许是石臼碾浆的力道，或许是草木灰水的温度，又或许，是坐在青石板上，看阳光透过树叶在浆汁里撒下金斑的耐心。

前几日收到表姑的微信，她发来一张照片：竹篮里堆着新鲜的神仙叶，背景是云雾缭绕的山坡。“今年雨水好，叶子长得旺，等你来吃。”我盯着照片看了许久，仿佛又听见木杵撞石臼的咚咚声，看见翡翠般的豆腐在瓦盆里慢慢凝固，看见酉阳的夏天，正从一片叶子里，缓缓铺展开来。

原来有些味道，从来都不只是味道。它是山风的形状，是溪水的声音，是一代人用时光熬出来的念想。就像那碗神仙豆腐，咬下去时，总能尝到整个酉阳的夏天——清清凉凉，带着草木的深情。

（作者单位：重庆市酉阳县招商局）



夏天的丝瓜

□李举宪

绿绿的藤绿绿的叶
爬满七月老屋后的丝瓜架
葱葱茏茏已看不到
被岁月侵蚀过后的木条
一朵朵小黄花开在夏天
一只只蜜蜂飞进又飞出
从它的腿上的小团金黄
我看到了明年的希望
一根根玉清凉如水
向下向下伸长
把七月的暑热推了一个踉跄
姐姐站在丝瓜架旁
用手拨弄着层层翠叶
一不小心脸上露出微笑
也露出了她十八岁的模样
两只辫子敲打着她
我只盼着明年
丝瓜藤叶覆盖架子的时候
姐姐站在丝瓜藤边
一转身，她脸上依旧
闪着十八岁的光
（作者系重庆市新诗学会会员）

梯田上的新节气

（外一首）

□谈惜言

瓦屋小镇的竹簸箕
晾着豆瓣酱的朝霞
我们来得早
辣椒地还未铺开红绸缎
返乡青年把城市工牌
锻打成烤鱼店的门牌
柴火噼哩啪啦
说着带乡音的普通话

老荫茶在陶壶里翻身
吐出一整个村庄的新声
旧犁把倚着直播架打盹
新栽的蔬菜叶托住
春夏之交的露水

蜂糖李在绿意中蓄势
摆手舞卷起带菜籽香的风
生长和收割相会同一季
梯田层层叠叠的皱纹里
藏着新算法的二十四节气

老屋檐下的新月光

在石柱，再别康桥
是英伦诗句译作的土家谣

民宿馆镜子深处
都市的茧衣层层剥落
露出马家河水纹织就的肌肤
悬崖泳池点破暮色时
小院正把徐志摩的韵脚
锻打成田园的新诗

当壶中新灌的高梁酒入喉
才懂所谓康桥
原是老屋檐接住的新月光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怕冷的人多半也怕热，我就是这样。对温度太敏感，冬天冻得骨头疼，到了三伏天，又被暑气追着跑，日子像浸在蒸笼里。

刚入伏，那热是突然扑过来的。柏油路晒得软软的，凉鞋踩上去，鞋底像要粘在上面，抬脚时能听见细细的“滋滋”声。头几天还没怎么响的蝉，一夜之间全醒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喊，一声叠一声，把天喊得更亮、更热。走在太阳底下，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刚到下巴就干了。脖子后头的汗黏糊糊的，把衬衫领子浸得发僵，痒得人总想挠。

办公室的空调是个宝贝。上班一进门就奔过去按开关，冷气漫出来，赶紧把胳膊伸过去，凉丝丝的，像摸了把井水。单位工会两年前买了台冰箱，大家众筹买西瓜，切成一块块的，塞满了冰箱。工作间隙，取出自己的份儿，轻咬一口，凉劲儿从舌尖直窜到心里，连蝉鸣都像是远了些。大家都说：“伏天里如果没了西瓜，这日子还有什么盼头？”

“人挪活，树挪死”，这句古老的谚语，仿佛刻在岁月的石碑上，被无数人奉为圭臬。然而，生活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导师，总能用细微的经历，悄然撬动我们根深蒂固的认知。

家中阳台，是爱人精心耕耘的方寸天地。十余年来，她悉心养护的花草，如同沉默的家人，见证着时光流转中的点滴温馨。曾几何时，这里生机盎然：绿萝垂成瀑布，茉莉香作云霞，连那株发财树也举着圆掌般的叶子，替我们招财招笑。我们只要累了，看着阳台的这些花草，心里一下子就特别精神。这方寸之地也成了我们一家子小小的心灵慰藉。

不知何时起，魔法似乎失效了。那些蓬勃的生命力悄然溜走：叶片失了水色，枯黄黯淡，如迟暮老人的面庞；花朵纷纷凋零，残蕊在风中瑟缩，徒留一地落寞。爱人看在眼里，疼在心头，愁绪萦绕。施肥、浇水、修剪……种种努力，皆如石沉大海。

终于，一个倦怠的午后，阳光斜照。爱人凝视着几盆了无生气的植物，眼神决然，轻叹一口气：“怕是没救了，腾地方吧。”我望向阳台，那片枯萎的风

人在三伏天

□王治刚

中伏才是真熬人。路边的树叶子很多都枯了，打着卷儿挂在枝上，像被晒抽了筋一样。草呢，枯得发黄，风过的时候纹丝不动，看着就燥得慌。那日回老家，屋旁的池塘浅了一大截，塘底的泥都露出来，裂着一道道缝。几条小鱼在水里游，嘴一张一张的，像是在叹气。我蹲在塘边看了会儿，腿肚子被热气烤得发烫，倒比鱼先耐不住，赶紧挪到树荫下。可树荫也不顶用，日头透过叶缝洒下来，地上全是亮晃晃的斑，烤得人头皮发麻。

每天下午，同事们又会轮着煮凉茶。药包扔锅里，煮得满屋都是苦香。倒在粗瓷碗里，黑沉沉的，端起来“咕咚咕咚”灌下去，苦味儿在舌尖炸开，过一会儿，肚子里反倒透出点凉丝丝的气，比冰汽水更受用。后来实在熬不住，休了年假往山里

方寸天地

□余美德

景，心中亦是不忍，却也只得默然点头。

那段日子，阳台成了心头的荫翳，每每望去，便泛起一丝悲凉。就在我们准备作别这些旧日伙伴时，转机却在微风中悄然萌芽。一个傍晚，爱人徘徊在花草间，不舍与不甘交织。蓦地，一个念头闪过：“挪挪地方，换换土，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行动随即展开。她小心翼翼地将阳台的花草移到院子里整齐摆好，然后把它们从旧盆中脱出。轻轻抖落板结的旧土，神情专注如执刀的外科医生，只见她将发财树与茉莉花连根拔起，仔细清除附着的泥土，让根须完全裸露，而后迅速拿起剪刀，熟练地剪掉老根须。接着，她将这两株植物小心地安置进宽敞且肥沃的新花盆中，并将它们移至阳光更为充足的角落。接着，她又开始清理残枝，将所有的泥土放在手中揉搓，把干结的土捏碎，再与湿润的土混合均匀，加入一些羊粪和兔粪后再次揉捏，最后将这些精心调配的土壤全部填入花盆。在之后的日子里，爱人更是精心呵护，定时给它们浇水。

奇迹，竟在这看似寻常的挪动中诞

生！发财树如得神力，枝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上生长，新生的翠叶在阳光下闪着油亮的光泽，欢欣鼓舞。茉莉也不甘示弱，嫩绿的新叶肆意舒展，枝头悄然探出几颗如珍珠般莹润洁白的花苞。那淡雅的幽香，如丝丝缕缕的薄纱，悄然弥散在空气中，沁人心脾。

眼前焕然的新绿，让我们相视而笑。这几盆“死而复生”的花草，无声地改写着那句老话——树，并非不能挪，只要挪得其所，予其新生之壤，它们同样能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

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生活陷入胶着状态，与其墨守成规，不如勇敢地尝试挪动——挪动所处的环境，挪动自己的心态，挪动前行的方向。就像阳台的花草，一次看似简单的迁移，便有可能带来柳暗花明的转机。每一次主动的改变，都像是投向未来的一把钥匙，它或许开启的，是一片繁花似锦的新天地。

让我们怀揣着这份深刻的领悟，在生命的漫漫长途，勇敢地去探索，敢于“挪动”。无论是扎根于大地的花草树木，还是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勇于探索的我们，都有可能在看似无解的绝境中，通过一次恰如其分的改变，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方沃土，绽放出生命的绚烂华彩。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